

【中国焦点面对面】专访钟南山团队： 人类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变异？ (下)



资料图：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一核酸检测采样点，工作人员进行消杀工作。中新社记者 马铭言 摄

疫苗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。不管国外与国内，疫苗研发方面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、相对很快的成绩。疫苗起碼(需要)5年、8年研制，这一次是半年就出来了。疫苗在国外和国内都很肯定地证明，对(控制)病情的加重率以及减少死亡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但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，第一个就是病毒还在变，现在变成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病毒，这个病毒已持续大概6个多月，现在看起来德尔塔病毒会持续一段时间。

建立所谓的群体免疫，现在还面临很多问题。不管是国外或国内，一般打了全程疫苗两针以后半年，体内的抗体滴度降到原来的差不多十分之一，所以需要打加强针。会不会以后慢慢变成一个类似流感那样，要发生的话就经常打，这个规律还是需要(再探索)。另外一点可以看出来，(防控)新冠病毒最主要的不是治疗，还是依靠预防传播。中国在社区的自我预防、早期发现、早期诊断、早期隔离做得很成功。

对新冠病毒目前就

认识到这一步。

什么时候能够消灭新冠病毒？我不认为可以彻底消灭这个病毒，它可能是长期存在的，但是病毒的大规模传播是可以控制的，这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看法。

中新社记者：您之前提到，中国能够在今年年底完成80%的人群全程免疫，这是否意味着群体免疫屏障能够完全建立？建立之后我们又该关注免疫屏障的哪些问题？

钟南山：我们现在大概完成新冠全程免疫的注射已经接近10亿到11亿了。到年底，我们希望达到80%以上。恐怕(接种率)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几才能够建立所谓的群体免疫。

群体免疫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实验，这个概念是从经验得来。过去像大多数人得了流感，或打了疫苗以后，就会建立免疫机制。

但从来没有人做过前瞻性的研究，说接种了多少就可以建立一个群体免疫。所以现在这

个工作还需要有一个观察的过程。

加强针实际上跟建立群体免疫也是很密切的。打了两针是不是能管一年？目前看来我们的指标还不够，抗体滴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另外一部分是细胞免疫，有些分管杀死病毒的淋巴细胞有记忆作用，再有病毒刺激时，它会释放出一些生物物质比如干扰素来杀死病毒。这部分还没算(进去)。

加强针建立起来以后，做得越多的话，这个国家建立群体免疫的机会可能就会更多一些。

即使是这样，我想有几条还是要建立的。一个是现在行之有效的个人防护，比如戴口罩、保持距离以后会成为常态。

当然，要真的消除社区感染必须是全世界的事。我们正在呼吁，联合国、世界卫生组织也在呼吁，要共同做好这个工作，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真正控制新冠的传播。

中新社记者：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、预防、诊断、治疗中，您的团队仍在进行哪方面的科研工作？还有哪些难题正在攻克？

何建行：在钟院士的带领下，我们建立了国家实验室，新冠防治的研究工作在国家实验室层面来统筹。再一个是疫苗的进一步开发完善、对于疫苗使用的效果评价，这是重要工作。还有一些生命支持

技术比如新型呼吸机、体外膜肺的研发。

因为刚开始是打接触战，所以基础研究没那么深入。随着时间长了，很多院士、教授一起加入到钟院士领导的实验室当中，对蛋白质结构、分子结构进行更多研究。

新冠抗体是现在我们做得比较好的。从治疗的角度，高效价单抗甚至鸡尾酒抗体，就是两种抗体混在一起联合来抗病毒，是我们以往临床当中有效的一个经验，所以现在还是在抗体研究上。

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我们在找最容易突破的，对目前紧急使用有帮助的(药物)，覆盖面还是比较广。

中新社记者：虽然提这个问题可能为时尚早，但还是想请教未来是否还会出现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流行性疫情？如果真出现，人类应该怎样应对？

何建行：病毒非常敏感，不停在变异。通常来说，6年左右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异，十几年又有比较大的变异，每次大的变异都会

引起一段时间的流行。非典之后，钟院士带领整个团队提出这种病毒变化的规律，就是说为什么要做防病毒传染的研究和建设的重要性。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，(我们)建立了科研体系和医疗中心。

钟南山：(疫情)以后还会出现。光是冠状病毒，这个世纪已经出现三次。第一次是SARS，是2002年底；第二次是中东呼吸综合征，在2012年；第三次是新冠病毒，2019年底、2020年初。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对待它。在有效的药物、疫苗、抗体研发出来之前，进行社区群防群控非常重要，也就是说预防才是重点。这对经济肯定有些影响，这两个要把它平衡好。有一些国家全部放开了，但是最近都发现感染明显增加。

人类总会找出一个平衡点，总会找到一些预防的疫苗，尽管不能终身(免疫)，但总能够往前走。新型的病毒感染一定会再来，但不会像现在这次大流行，因为这一次人类接受的教训远远比其他的深，一定会想出一些办法来控制。(完)

中新网



资料图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欣悦湖体育馆，医务人员记录采样人员的通行码信息。刘占昆 摄